



这里的黎明静悄悄

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

静得能听见露珠的滑落声，滴……答……滴……
答……

偶尔，有几声小鸟梦呓般的呢喃和夜游未归的虫鸣从森林深处传出。

东方泛着淡淡的青瓜白，薄雾缭绕。朝露闪动着晶莹的光亮，像小仙女灵动的眸子，在与咕嘟着嘴欲开未开的喇叭花说着悄悄话。

一切都像是梦。

太阳伸了个懒腰，从云中慢吞吞地爬上来，睡眼蒙眬地向百花山望去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赶紧躲到云后偷偷瞧了

半天，最终也没弄明白，那株喇叭花上的两只棕色小蚂蚁究竟玩儿的什么把戏——

一只叫栗子头的安氏蚂蚁，正被另一只来路不明的大个子侦察蚁紧紧咬住触角，使劲儿拖拽着。只见栗子头手脚并用，紧紧抱住花茎，尽管疼得龇牙咧嘴，也死不肯放手，就这样久久僵持着。

栗子头觉得自己的触角就要被扯断了，可它顾不上疼痛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在轰鸣：“绝不能被抓走，一定要把情报送回家，一定！”

什么消息这么重要？

原来，粮秣蚁栗子头夜间出来寻找走失的蚜虫“奶牛”，无意间发现一个战术奇特的蚂蚁族群，它们趁着夜色悄然进入了百花山，已经快摸到自家门口了，可全家还在睡梦中，毫无觉察。

这还了得！

栗子头被急出一身冷汗，“奶牛”也不要了，抽身往回跑。可头还没扭过来，它就被凌空跳下的大个子敌侦察蚁捉住，紧紧咬住了触角。

栗子头不敢贸然发出警报或求救信号。它从对方的体



形和战术上断定，这个不知底细的蚂蚁家族绝对比安氏家族强大。距离这么近，警报一出，家中的蚂蚁肯定会不顾一切地前来救助，一场大战即刻引爆，准会被人家堵住洞口打个稀里哗啦。

“放开我，傻大个！”

栗子头使劲压低声音吼着。

“休想，老实跟我走，饶你不死！”

对方也压低嗓门儿恐吓道。

“我不跟你玩儿，一点儿也不好玩儿……”

“谁跟你玩儿！快说，你们的洞口在哪里，家中有多少兵力？”

嘿，我说这傻大个也不敢发警报呢，原来是摸不清底细。栗子头咧着嘴暗暗庆幸。

“问这干吗，难道你是悍蚁想抢劫奴隶吗？”

“胡说，你们才是那败类呢！我们是天下最优秀的蚂蚁，是战无不胜的家族，我们蚁后是唯一能母仪天下的女王……”

“呀呀——呸！”

栗子头不服气地在嗓子眼儿里啐一口道：“我是一只

流浪蚁，没家！我正想找个家呢。既然你‘老王卖瓜自卖自夸’，我跟你走好了。”

“胡说！天下哪儿有没家的蚂蚁，再不说实话灭你的口！”

“哎哟，哎哟！……我说，我说。我家蚂蚁不多，也就百十万吧……”

“啊？你们又不是行军蚁，哪儿来这么多蚁口？”

“不信你看，那不是来了！”

栗子头用一条后腿指着敌侦察蚁的身后说。

“哦？”

侦察蚁一愣，不禁扭头看去。

“咯吱咯吱——”

栗子头用头上那几根毛栗子刺似的卷毛朝对方的下巴一阵猛挠。

“嘿嘿嘿……哈哈……”对方哪里见过这样的战术，痒得直缩脖子。

“去你的天下第一吧！”

栗子头趁机一脚踹开敌侦察蚁，纵身跳下就跑。它没朝家跑，而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跑去，想把敌人引开。

“好啊，你敢骗我！”



“这叫兵不厌诈，懂不懂战术啊？傻大个，拜拜喽！”

“哪里跑？”

敌侦察蚁凌空扑下。

栗子头毫无惧色，反而停住脚步回身等着。在敌侦察蚁扑过来的瞬间，它迎面猛地一跳，正好踏上被对方撞过来的一棵小草，借力一个跟头翻出去，在落到另一片草叶上的同时，借着反弹力又是一个跟头，接连几下，如同小飞侠一样没了踪影。

“嘿！难道它会武功？站住，哪里跑？”

敌侦察蚁更厉害，身子上前一扑，大颚朝树叶猛一咬，借力将身子甩出去足足两米，飞身追赶。

“不好，见鬼了！”

栗子头哪儿见过这阵势，一边跑一边惊恐地往回看，只觉得锋利的大颚满眼飞。慌乱间，它瞥见一个金龟子洞，一头扎进去。

“哪里跑？你是跑不掉的，快来受死！”敌侦察蚁咋咋呼呼地越过洞口，一阵风朝前追去。

“傻大个，想抓住安氏家族的蚂蚁，妄想！”

栗子头爬出来，大喘了口气，整理了一下差点儿被揪

断的触角，转身拼命往家中跑去。

不远处，有棵老爷爷似的大树。树下浓密的花草掩映着一个高耸的蚁穴，这里就是安氏蚂蚁的家。

栗子头跑到洞口，来不及打招呼，推开站岗的兵蚁就往里钻，一边跑一边释放出它有生以来最最强烈的警报信息素：

“敌人来了，到家门口啦！”

百花山，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字。这个名字，是安氏家族的蚁后安特儿起的。

安氏家族是去年秋天迁来的。那时候，有很多蚂蚁家族一起生活在这座富饶而美丽的山上。

后来，南边森林里突降毒雨，这里一下就变了样。有数不清的爱吃昆虫的鸟类蜂拥而至，有专吃蚂蚁的食蚁兽来这里到处挖掘蚁穴，还有搞破坏的疯大象专拔蚂蚁洞口的大树。所有的蚂蚁家族都害怕了，纷纷迁徙。刚在这里打出一片天地的安氏家族面临着再次迁徙的命运。

刚刚当上蚁后的安特儿不同意逃走。它凭借超凡的智慧和勇气，带领全家终于制服大象，赶跑了食蚁兽，成了



这里唯一坚持下来的蚂蚁家族。

又一个明媚的春天到来了。安特儿知道，只凭自己一家蚂蚁是保护不了这片森林的。它在美丽的春天里发出邀请：欢迎所有的蚂蚁家族回来，齐心协力，把这里重新变成一个森林茂盛、百花盛开的美丽家园。

可谁知，邀请刚发出，夜里就来了不速之客。一觉没醒，人家招呼没打就兵临城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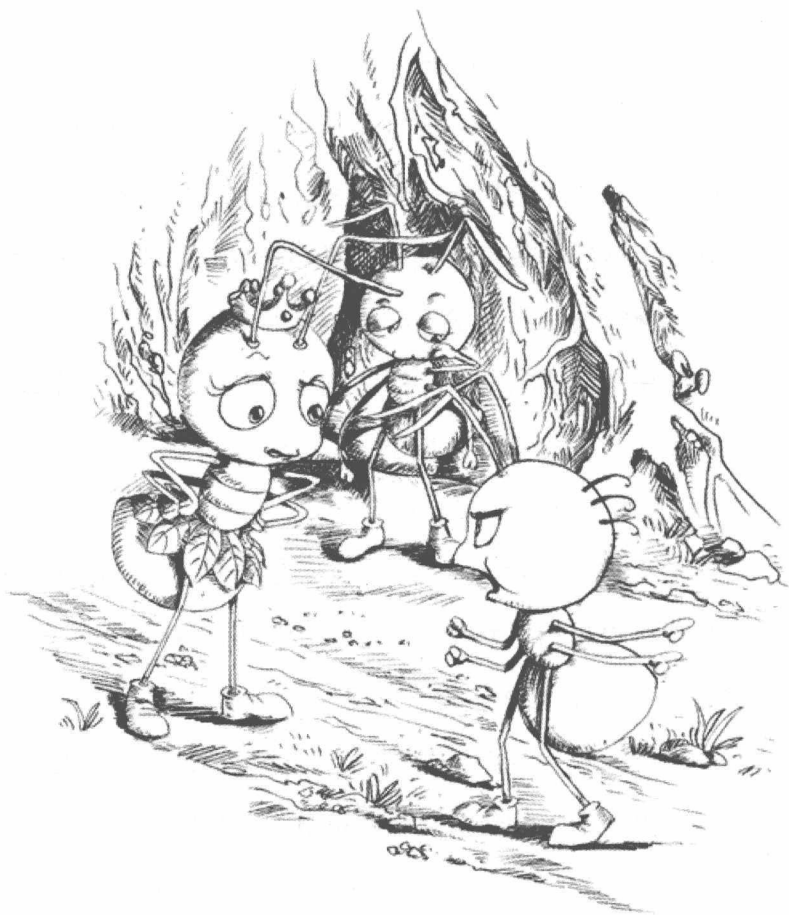
“敌人来了，快到家门口了！”

栗子头跌跌撞撞地往里闯，一边跑一边没轻没重地连续释放着警报信息素，惊得全家从梦中醒来，纷纷冲向洞口，乱作一团。

兵蚁首领安克少将一马当先，冲在前面。一向沉稳的大管家安琪姐姐带领侍卫，紧紧护拥着它们唯一的蚁后安特儿，脸色都变了。

“镇静，慌什么？”安特儿声音虽然不大，可蚁后的威严让所有的蚂蚁立刻停止了混乱，“栗子头别急，慢慢说。”

“报……报告蚁后，一个来路不明的蚂蚁家族上山了，就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集结，好多好多蚂蚁呀……奇怪，它们那么多蚂蚁上来，咱家的巡逻兵没发现，我也没发现……”



“嘁，没发现你瞎咋呼什么？”

安特儿哭笑不得地敲了一下栗子头的脑壳。

“我去找昨天丢的‘奶牛’，碰巧撞上的，被一个傻大个捉住差点儿丢了小命，好不容易把那家伙甩掉，赶紧回来报信。瞧，触角都差点儿被揪下来呢！”栗子头摇着瘪



了的触角，疼得直咧嘴。

“啊！”

大家一阵惊慌，知道栗子头不是说着玩儿的。

“来了好呀，既然我们邀请大家回来，就应该欢迎。”

安特儿不急不慢地说。

“报告蚁后，来的蚂蚁不是原来山上的。那个侦察蚁特能吹牛，说它们是天下无敌的蚂蚁，是战无不胜的家族，它们的蚁后是唯一能母仪天下的女王……”

“嗯？什么蚂蚁，这么狂？”

安特儿不高兴了。

“蚁后，别管是谁，趁它们还没发现我们，快想办法抵御吧。再磨蹭，就被人家一锅堵窝里了！”栗子头火急火燎催着。

“什么抵御，我们连大象都能制服，连食蚁兽都不怕，还怕一家子新来乍到的蚂蚁？蚁后，请允许我带兵迎战，让它们尝尝安氏蚂蚁的厉害！”无所畏惧的安克少将随时准备为家族冲锋陷阵，让安特儿感动。

“就是，我们欢迎原来的蚂蚁回来，可没请外边的蚂蚁来呀。不教训教训它们，以后谁愿来就来，山上还不乱

了套？就该立刻出击，打它个热嘴吞冰球！”三管家粮秣队队长球球很善于深谋远虑。

“热嘴吞冰球？嗯，这主意不错，我倒要看看这个自称天下第一的女王禁打不禁打！”安特儿触角一挥，就要下达出击令。

“慢着。”

安特儿扭头一看，是大管家安琪姐姐。

“安特儿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！别忘了你还没成婚，又不能生育补充蚁口。眼下全家老小加起来也就是一千多只蚂蚁，我们是禁不起消耗的，万万不可硬拼。”

“姐姐别担心，我们不是有琳达公主吗，它参加过婚飞，随时可以生宝宝。”

“天哪，我聪明超群的蚁后呀！”安琪姐姐忙把安特儿拉到一边，急道，“快别再提这话！那是一个我们收留的外来公主，一个曾想掌控我们全家命运的公主。请记住，在你成婚之前，我是不会允许琳达生育的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“姐姐，我们既然收留了琳达公主，就该遵守诺言，把它当亲姐妹看待。”



“亲爱的安特儿，你太天真了！”安琪姐姐叹道，“好战好强是蚂蚁骨子里的天性。我保证琳达每时每刻都想成为一家之主，而不是寄人篱下。”

“姐姐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尽量避开战争。派兵把敌人引开，摸清底细再商量对策。”

“唉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只怕由不得我们呢。”安特儿摇摇头苦笑道，“姐姐以为那个敌侦察蚁会比栗子头傻吗？”

“怎么，难道敌人发现了我们？”

安琪姐姐一惊，话音未落洞口就接连传来激烈的战斗警报。

“我们被包围了，快来增援啊！”

“敌人打进来了，大家快跑呀！”

洞穴的通道上，安氏兵蚁们正在拼命抵抗。

战斗异常激烈。兵蚁们冲不出去，干脆用硕大的脑袋把通道一节一节地死死封住。敌军即使把它们杀死，想拖出尸体通过部队也得费点劲儿。这些敢死队队员们想用自己的牺牲赢得时间，让家人逃生。

“让开让开，让我过去！”

安克少将把敢死队队员一个个往身后拉，要亲自上去察看敌情。

“安克少将，别再往前走了，这些敌人太厉害！”

队员们拉住安克少将劝道。

“快放手，保卫家园重要！”

安克少将甩开劝说它的兵蚁，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。



一个死硬死硬的对头

巢外，密密麻麻布满了来路不明的蚂蚁。

十几个身材高大的兵蚁紧紧把守着洞口，不让一只安氏蚂蚁露头。更多的士兵开始从四周挖掘。

这是一个勇猛而不乏智慧的蚂蚁家族。

很快，洞口被掘开了，一只安氏兵蚁被拖出去。外来蚂蚁冲进通道，又遭遇另一只硬脑壳的抵抗。于是，又是一场攻坚战。进度虽慢，可外来蚂蚁不可抵挡的势头，逼得安氏蚂蚁节节后退，只有挨打的份儿。

情况十分不妙。

安克少将试探着想冲出去，几次交锋，都差点儿被上面戳下来的大颚扎伤。安克少将暗叫不好。从地上传来的脚步震动声，身经百战的安克少将能推测出对方远比自

己家族强大，一个悲观的念头闪过脑海——家园有可能保不住了！

“传我的命令，这里的士兵全部撤走，去支援二中队，一定要保住树上的出口，保护全家从树上撤退！”

安克少将颤抖着触角，无奈又果断地下达了撤退令。对于一个兵蚁将领来说，这是个耻辱的命令。

“我们走了，这里怎么办？”兵蚁上校安剑剑担心地说。

“有我呢，快去！”

“是！”

忠贞的兵蚁们纷纷后退，执行保护家人撤退的任务去了。

安克少将紧急调来一批工蚁，命令它们搬运土块，将通道一截一截用土堵住。

“栗子头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！”

“是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栗子头庄严地敬了个士兵的军礼。

树上，一个更可怕的场景出现在安克少将眼前——这里正进行着更加残酷的洞口争夺战。

“勇敢的士兵们，冲啊！用我们的生命保护蚁后和家人



突围！”

安克少将一声令下，带领兵蚁不顾一切地朝洞外冲去。两群形色相近、战术相仿的蚂蚁顿时绞在一起，大颚的碰撞声吱嘎震耳，警报信息素冲天刺鼻，很快就分不清谁是谁了。

外来蚂蚁援兵源源不断杀到，好像有用不完的预备队。安氏蚂蚁一个个从洞口往外爬，增兵缓慢。有的还没爬出来，就被对方咬住。杀出去的安氏蚂蚁，每一个都被成群的外来蚂蚁包围着、撕扯着，洞口眼看就要被对方抢占。

“安克少将，快带兵往回杀，保住洞口要紧！”

三管家粮秣队队长球球带着工蚁参加战斗来了，见情况不妙，急得大喊。

安克少将立刻心领神会，掉转身来，举着虎钳大颚横冲直撞，救出一只安氏兵蚁喊一句：

“快往回杀，保卫洞口！”

勇敢的安氏兵蚁们顾不上伤痛，一起拼命往回冲。洞里的援军趁机杀出，里应外合，终于保住了洞口。球球赶紧让工蚁们用土块把洞口堵死。它们一边填，外来蚂蚁一边挖，步步掘进。

“这样下去要完蛋的。安克少将，还有没有点儿好招儿啊？”球球一边忙活一边急得乱叫。

“奶奶个头的，本将军还从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。闪开，我跟它们拼了！”安克少将杀红了眼，又要冲出去，被球球一把拉住。

“不能硬拼。还不快去皇宫报告，看看咱那英明的蚁后还有啥好招儿。”

“我这兵蚁将领都没法了，安特儿能有什么好办法呢？”安克少将欲哭无泪。

“嘿，你怎么忘了，咱们蚁后可不是一般的蚁后。快去吧，我保你不白跑！”

安克少将无奈地从前线下来，匆匆走在去皇宫的通道上。

一路上，两旁都是受伤的蚂蚁，它们虽然断臂流血，惨不忍睹，却个个坚强，一声不吭。小踢踏正带领一些工蚁给它们清理伤口，用些分泌物给它们疗伤，还取些药丸似的东西给它们吃。

安克少将把头扭到一边，不忍再看。从伤亡的数量上，安克少将明白了一个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——全家想冲出



去比登天还难！

作为一个以保家卫国为天职的兵蚁将领，眼看着全家就要遭受灭顶之灾，安克少将不禁悲从中来。它来到皇宫外面，觉得没脸进去，正在徘徊，忽见安琪姐姐走出来。

“安克，你怎么在这里，战事怎么样了？”

安克少将再也抑制不住悲伤，一头匍匐到安琪姐姐的面前，呜咽道：“安琪姐姐，安克无能，洞口全被堵死了，全家怕……怕是出不去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安琪姐姐大惊。

“姐姐，我对不起家人，对不起……自从母后去世，您带领全家苦苦坚持，好不容易把安特儿盼回来，继承了后位。只道是全家有指望了，没想到今日……今日……呜呜……”安克少将越说越伤心，忍不住号啕大哭，“这个家……要保不住了呀，呜呜哇……”

“啊！”

安琪姐姐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触角抖个不停。

看来情况真的不好了，因为勇敢的安克少将从来没有哭过。无论是在失去母后的时候，还是在它们长途迁徙之际，无论多么艰难，安克少将都没皱一下眉头。难道自己